世界宗教5000年攝制委員會禮訪淨空老法師訪談錄　（第一集）　2006/3/29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21-306-0001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大家請坐。張先生，你好，從新加坡過來？

張先生：從新加坡來，專程來拜訪您。

淨空法師：從這邊就回國去？

張先生：這次不回國，還是回新加坡。

淨空法師：還是回新加坡，好。

張先生：首先感謝佛菩薩，感謝諸位護法大德們的慈悲，能夠讓我今天再次見到老法師，阿彌陀佛。今天來專訪法師，就是我們在做一個大型的電視系列篇，題目叫「世界宗教五千年」。我們在三月十一號已經在新加坡舉行了開機開鏡儀式，舉行得還算成功，挺好，各位大德很擁護。這個電視篇，我們主要是考慮到要幫助世界來緩解宗教方面的一些衝突。法師在這個方面做了八年的工作，首先在新加坡，目前實現了宗教和諧、種族和諧，這裡面法師的功勞很大。也想請法師講一講當年在新加坡，您提出九大宗教和諧當時的一個緣起。

淨空法師：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紀，這個世界的動亂是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實在講就是歷史上所講的亂世。跟中國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那個時候範圍小，現在擴展到整個世界），實際上狀況是差不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化解衝突，尋求安定和平，現在可以說是人類迫切需求的第一樁大事。可是我們從歷史上來看，這個世界要走向和平，不走向和平不行，不走向和平就走向末日，那就是人類會在這個地球上絕跡。這

個現象逐漸我們也有很深刻的認知，主要就是人捨棄了倫理道德，捨棄了做人的規範。人要是沒有倫理道德的教育，人跟禽獸就沒有兩樣，甚至於比禽獸還要壞。最早提出這個問題還是堯王，你說時間多久了？

張先生：從堯王？

淨空法師：對！四千五百多年前，堯舜的時代，那時候農業相當發達，大家生活安定，吃得飽，穿得暖，居住環境也還可以，所謂「堯天舜日」，這是在歷史上都讚歎的。可是堯王看到這個情形，就是人要受教育，人要不受教育，在這種生活狀況之下醉生夢死，那跟禽獸就沒兩樣。所以就委派契（契是一個人的名字），契做司徒，這是當時國家官員的名字，專管教育的，來推動教育。教什麼？教倫理道德。首先教什麼？人要懂得怎樣做人，這就太重要。這是中國等於說政府正式設立主管教育、推動教育的機構跟專人，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很久了。

所教的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根！就是說他把人與人的關係搞清楚了。所以，人懂得怎樣跟家人相處，怎樣跟社會相處，怎樣跟朋友相處。這個教育一直綿延到清朝末年，民國才把它疏忽了。實在講不是不繼承傳統，民國的誕生也是千辛萬苦。最近的歷史我們都知道，清朝亡了之後，中國呈現軍閥割據的局面，誰也不服誰，老百姓痛苦。接著之後，政府還沒有真正能統一，形式上統一了，實際上各個地方的軍閥依舊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爆發了中日戰爭，八年抗戰把中國傳統文化整個打亂了。

天天忙著逃難，這是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的，哪裡還能顧得教？沒有辦法教。我們在抗戰期間，父母教我們什麼？我們從小，九歲、十歲的時候，首先教燒飯、教縫衣服、補衣服，教這個，生活教

育。怕一個戰爭打來，家裡逃得四散，小孩要能活得下去；那時候教學的目的都在此地，就是你要能活得下去，你雖然是小孩，父母離散之後你還能夠存活。在那麼樣一個局面，其他的顧及不到了，這是我們能夠理解的。

二次大戰結束，核武發現了，這是大殺傷力的武器。核武不斷的在進步，現在一枚氫彈比廣島的原子彈的威力超過一千倍都不止。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訪問日本，就去長崎、廣島看，看了之後才真正想到佛經上講的小三災。這個小三災，從前法師也講不清楚，註解也註得不清楚，我們學佛讀經，始終有個疑問，什麼是小三災？小三災佛是怎麼講？七天的刀兵劫，就是戰爭，刀兵劫就是講戰爭，七天的戰爭。戰爭之後就是七個月的瘟疫，再接著就是七年七個月的飢餓。我們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什麼是七天的刀兵劫，稱之為劫？八年戰爭沒有稱劫；幾千年來中國、外國打多少仗，都不能算是劫。什麼叫做刀兵劫？到那裡一看才恍然大悟。

我去看的時候，大概是原子彈轟炸之後第九年、第十年，地上長草了。當地人告訴我們，原子彈爆炸之後，這個地方八年地上草木不生。我就想到這個戰爭就是核子戰爭，就是核武戰爭。七天還得了嗎？那世界差不多就完了，那真是大劫。輻射，凡是被它的光輻射的時候那就叫瘟疫，佛經上稱瘟疫。七個月七天你能夠活下來，你撿一條命，一般被光照了之後，大概在半年之內都會死去，接著這個地上草木不生，我們才了解。你看佛在三千年前就已經看到核武戰爭，這在其他的宗教裡面講是世界末日。

核武戰爭會不會真正變成災難？那就是可不可能這種大型的戰爭爆發？現在每個國家領袖還能控制，不敢發動。因為這個戰爭，大家都曉得，沒有勝負的，同歸於盡的戰爭，所以誰也不敢動。可是我們現在看道德淪喪，貪瞋痴慢的增長，已經變成全世界了，這

個事情很可怕。我們現在看少年犯罪，少年犯罪現在年齡降低。有同修告訴我，我是因為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這些資訊我都很少看。他們看到了把這個訊息拿來告訴我，年齡現在降到了兩歲，兩歲就犯罪。他從哪裡學的？電視裡學的，這東西害人！

我第一次跟劉長樂見面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我說今天世界上有兩個人，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毀掉世界。他說哪兩個？我說一個是國家領導人，一個就是你們這一行的人。這太可怕了！電視、網路內容是什麼？最近有位同修剪了一張報紙來給我看，就是最近，中國廣東，一個廣西，一個河南，一個福建，有六個案例，都是小學生跟初中學生，偷竊、殺人，手段都非常殘酷。年齡最大的大概是十七歲，最小的大概十歲左右，這怎麼得了！

為什麼去殺人？去看網吧，就是電子遊戲，電子遊戲要付錢，就偷錢，偷錢的時候被發現了，發現了就把那個人殺掉。最近這個案例是兩個初中生，十五歲，鄰居很熟，跟老太太很熟，八十三歲。老太太也不小心，從前在香港做工，給人做保姆，大概那人很感激她，所以逢年過節，香港這邊人都會寄點錢給她。所以她說以前老雇主寄了幾千塊錢給她，被這些學生無意當中聽到，聽到就去偷。結果偷的時候，沒有想到老太太回來了，兩個就把她殺了。殺了之後聽說什麼？瞳孔看到他們，可能將來會有證據，把眼睛燒瞎，殺了之後把兩個眼睛燒瞎。結果這個事情還是爆發了，兩個小孩也承認，學校裡的校長講，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念書念得很好。

我是看到這些事情，在中國、外國到處都是，在美國尤其更多，我對這個很擔心。你說這些人二十年、三十年之後，政權在他們手上，核武在他們手上。他從小就是把殺人當作遊戲，他不知道這是有過失，也不知道這是有罪惡，完全不知道。反正電動玩具都是教他殺人，天天看慣了。這個人長大之後，將來核武在他手上，他

拿核子彈到處丟，他是遊戲，他玩遊戲。那就是佛法講的小三災，你說這個多可怕。

去年我跟馬哈迪在一起的時候，我跟他談到，他現在也非常關心化解衝突，和平怎樣落實。聯合國開會開了三十幾年，沒法子落實，世界一天比一天亂。所以我就跟他說，我說要想化解衝突，促進真正安定和平，必須有四個支柱，就像一張桌子四個腿，這四個支柱穩住了，問題解決了。他問我哪四個？我說第一個，國家跟國家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第二個是派系，影響國家政策的派系，就是政黨要和睦相處，要平等對待；第三個是族群；第四個是宗教。我說這四個，從宗教下手比較容易，因為宗教能夠真正化解衝突，能夠團結在一塊，會影響族群，會影響政治。他很同意我的看法。

我在新加坡，李木源居士跟幾個宗教常常都有接觸，我說這好事情，我們應當做宗教團結。所以從這個緣，我們就這麼一個因緣，我說你聯繫，你去跟他們聯繫，我一家一家去拜訪。現在實在講無論是族群也好，宗教也好，國家也好，都是面子下不來，每個人都高高在上，誰也不願意低頭去向別人，所以僵在這個地方。我們主動到人家那裡去拜訪，進到人家的教堂，我們在教堂一樣拜他的神，他們見著了，感受就不一樣了。我們對他的神這麼尊重，對他的經典那麼尊重，對他們的信徒、對他們的傳教師，我們都是真誠的恭敬心往來。

宗教，新加坡宗教都做了一些慈善事業，他們有養老院、有孤兒院、也有學校，還有像天主教辦的有醫院，我們也有一點贊助。所以我就每個宗教送十萬塊錢新加坡錢，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慈善事業的贊助。這樣他們也很感激，以後我們這麼樣把它團結起來。過年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過年，我就跟李居士商量，我說過年是一樁喜慶的事情，中國人很慎重、隆重的。我說你曉得，很

多的孤兒、很多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很可憐，在這種節日，他們的感受非常難過。我說我們可以搞一個溫馨晚宴，我們請他們一起來吃年夜飯，請他們一起來。把各個宗教他們孤兒院的孤兒、老人院的老人統統請到，發正式請帖。你說他們一生當中哪裡能接到一個請帖？我們發個正式請帖，他們是多溫馨、多安慰！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法。

我在那裡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大概用了一百萬就把九個宗教團結起來，變成好朋友。尤其是溫馨晚宴做得很成功，第一次的溫馨晚宴，我們邀請曾士生，他是個部長，第二年是邀請納丹總統，第三年是吳作棟總理。我在那裡三年，我離開之後，他們好像就沒有再辦，很可惜。這個應當年年辦，這真正是宗教族群的大團結，對於它社會安定有很大的幫助。實在講居士林，我們在那邊講經也講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信徒各方面，他們都很善良。它的收入也很豐富，年年做，它確實是有這個能力，不應該把它終止，這是個好事情。

在新加坡這個事情做成功之後，那時候我在那個地方的總統是王鼎昌，他夫妻兩個都過世了。王總統對這個事情很讚歎，他們傳話給我說，王總統曾經召集九個宗教這些代表人。告訴他們，他說你們雖然有個宗教理事會（新加坡有個宗教理事會），五十年都沒有團結起來。就是每年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飯，敘一敘就完了，一年就這麼一次，都搞不起來。他說人家淨空法師從外面來，就把你們團結起來，你們要跟他學。

張先生：這件事情做得確實是好。

淨空法師：所以王先生有幾次宴會，他邀請我參加，夫婦兩個都不錯、都很好。但是宗教的團結確實有點影響。我們在第二年的時候，第一年我們請客，請的人是三千八百人，就是各個宗教。第

二年差不多有八千人，第二年納丹總統做我們的貴賓。第二年來的有馬來西亞的、印尼的代表，還有菲律賓的代表，有越南的代表，有泰國的代表，有好多周邊國家這些代表，各個不同的宗教也都來看；聽說有這麼一回事，來看，我們也非常歡迎。所以也認識不少國外的這些宗教領袖們，還有國家主管宗教的這些部長級的官員，他們也參加。晚宴的時候，也有不少駐新加坡的大使、使節也參加了，做得很成功。

這就是馬來西亞、印尼、澳洲，緣就從這結的。他們了解我之後，特別是澳洲，澳洲那個時候部長盧鐸，他是移民部部長，也是多元文化部的部長。他國家有多元文化部，多元文化部就相當中國的統戰部一樣，專門搞族群團結、宗教團結，他就搞這個。所以部長，我到澳洲去訪問，真是偶然的一個機會跟他碰到了。我在昆士蘭講經，在布里斯本，他到那裡去開會，有個同修把他拉到我那裡來看我，部長來看我。當時我送他一套《大藏經》，以後這個《藏經》他送到國會圖書館，現在放在國會圖書館。他就很希望我能夠到澳洲去，當然也是幫助他們團結宗教、族群，他們覺得很有必要。澳洲近幾年的政策，它因為人口太少，希望能在十年之內移民兩千萬，吸收外面移民兩千萬。兩千萬就等於說它人口的一倍，它現在只有兩千萬，在十年要吸收這麼多。

我曾經跟他們公民部的部長，他跟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就跟他講，這麼多人來了，等於說澳洲人口增加一倍。我說你們有沒有想到，這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跟原來的居民怎麼相處法？他說是想到這個問題。我說我有個方法可以幫助你。他說什麼方法？我說你可以利用學校的設施，在學校放假的時候，校舍都是空的，辦講座，原居民、新移民一起都可以來上課。教什麼？就是教怎麼相處。他說這是個好主意。教！什麼都是教出來的

，就看你怎麼教法。所以他們非常歡迎。

部長對我是非常優待，我去的時候他是給我一個特別的簽證，我也不懂是什麼特別法，結果人家看到。我拿這個簽證是在香港辦的，是澳洲駐香港的領事，簽證拿下來，辦的手續也辦得很快，因為部長打電話給他，他也不曉得我是什麼人。他那時候很氣憤，他說你們來頭這麼大，怎麼找到我的頂頭上司？以後我跟他講不是的，我們完全沒有找他，是他老人家的好意，才了解。

張先生：和諧大使。

淨空法師：這個簽證好像就是國家尖端人才，你看我已經七十歲了。

張先生：確實是人才。

淨空法師：七十歲，他說怎麼會有這種簽證？所以到澳洲確實也很禮遇，我們在澳洲做所有一切活動，國家都很協助。到那邊去之後，我們就想在那裡建個道場，買土地都非常方便，等於說我們可以享受澳洲公民的權益，有時候義務還可以不要盡。就是這麼個因緣，都是新加坡團結九大宗教產生的影響。

印度尼西亞也是的，那個時候總統是瓦西德，印尼的代表，就是參加我們晚宴的，就是二０００年參加我們晚宴。這個代表回去之後，沒有多久他就做了印尼的宗教部部長。所以我訪問印尼碰到他，老朋友，沒有想到他回去沒有多久就主管宗教部。當然我相信瓦西德知道我，一定是他去報告的。瓦西德就派他的秘書長到新加坡來邀請我，這是非常禮遇，很不容易的事情，希望我去訪問。我在新加坡那是作客，主人是李木源，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是客隨主便，我一定要聽從主人的。所以李木源覺得不太妥當，就不讓我去。我就寫一封感謝的信，以後有機會我再去訪問他，這是有這麼一樁事情。

以後我到澳洲，換句話說，在澳洲定居。定居之後，印尼他們那邊成立淨宗學會，這是好事情。淨宗學會代表就請我到印尼去講經，我說不行。他說為什麼不行？我說世界上淨宗學會有好幾十個，如果我答應你了，別人來請我，我怎麼辦？我不能厚此薄彼，厚此薄彼人家要罵我，我說這個你們要諒解，所以說我不能到你那邊去。他問要什麼方法你才能去？我就開個玩笑，我說除非你們總統來請我去。結果沒有想到，真的，他找到他們那時候現任的副總統。那時候瓦西德已經下來了，是梅加瓦蒂擔任總統。副總統親自發個邀請函來找我，這個麻煩了，這玩笑開出來的，好吧！那就去了。去的時候我也很想去拜訪瓦西德，過去這一分人情，總是很難得的。

去了之後，我到第二天，頭一天下飛機就到總統府，就跟副總統見面。第二天我就拜訪瓦西德，我就把上一次的情形給他老人家敘說了一下。他很難得，很理解，他說做人應該要這樣，很理解，這非常不容易。以後就都變成好朋友，這都是團結宗教做出來的。印尼我去的次數也很多，先後去過八次，都是國家接待。印尼五個宗教，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都那麼樣的和善，我就感覺得很驚訝，比新加坡的時候還要容易，還難得。原來瓦西德先在那兒做了工作，他已經在做了，所以已經有很好的基礎，到那裡一接觸就非常融洽。他們幾個宗教，我也都去拜訪。

以後我們就覺得，宗教這些領袖之間也很不容易在一起有長時間的交流，頂多訪問的時候兩個小時就差不多頂多了。所以我就想到，最好的方法是旅行，組團出國訪問，這樣子有十幾天早晚統統在一起，這個朋友就交深了。所以我在新加坡就組織九個宗教，九個宗教組成一個訪問團，訪問中國。那時候大使是陳寶鎏，我們也很熟，所以由國家宗教局葉局長來接待。旅行十六天，十六天友誼

就完全不一樣了，十六天生活在一起，什麼話都談。就是一般家裡面的醜話，見不得人的，也可以交談，這就很難得。這樣子這九個宗教才真正變成了兄弟姐妹，所以旅行關係很大、很重要。

印尼他們正好那時候訪問埃及，訪問梵蒂岡，找了我，請我做他們團的顧問，我都答應，陪同他們一起到歐洲去訪問。回來之後沒有多久我們又組一個團，我陪同他到中國去訪問。那時候瓦西德很有興趣，他當團長，他去的時候，中國接待的級別就高了，所以賈慶林先生來接見。

張先生：法師確實是有一套。

淨空法師：所以我就感覺得，組團旅遊是促進友誼最好的方法，也是個機會教育，大家互相交流。同時我跟他們往來，朋友是交了，但是教義一定要能夠怎麼樣融洽，這是很重要的。我跟他們大家講，我說我們都信仰宗教，但是我們每個人一定相信宇宙之間有個真神。這他們同意。每個人的真神是我們教裡的真神。我說你們冷靜想想，創造宇宙的這一個真神，你說是你的教，他說是他的教，難道這麼多真神大家共同來造的嗎？有沒有這個可能？我提出來的時候，他們都不說話，都想想到底是一個，還是很多？還是很多真神來合作，創造這個宇宙，造這些人類？我說再說，你們相不相信真神有無量的智慧？這大家都相信；真神有無量的神通，他會變化，相不相信？這個相信，那問題解決了！

我說真神確實只有一個，在佛教裡面，他就變成釋迦牟尼佛；在基督教就變成摩西，就變成耶穌；在伊斯蘭教裡，他就變成真主，就變成穆罕默德，其實一個，他會變！他會變化。他們聽了也很有道理，我以為好像還有辯論的機會，結果從來沒辯論過，都能接受，聽了之後都能接受。我說那我們是一家人，一個神。為什麼一個神他要創那麼多教？要分這麼多身？那是過去交通不便，沒有資

訊，所以人與人之間大多數是老死不相往來。神要教化這些眾生，當然就像佛經裡面講的，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這佛經上講得很清楚，應以佛身得度，就現佛身。應以基督身得度，他不就現基督身嗎？應以阿訇身得度，他不就現阿訇身嗎？實際上是一個，你不能說我的是真神，你的是假神，那你就罵了自己的神。

我說我們一定要用最虔誠、尊敬的態度對所有宗教的神，為什麼？我們知道是一個神，他在這裡化這個身分，在那裡他化那個身，都是一個神，我這個理念大家都接受。我說我接受教育跟你們不一樣，我學佛，就是釋迦牟尼佛最好的學生；我讀《古蘭經》，我就是穆罕默德最好的學生；我學《聖經》，那我就是摩西、耶穌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我的老師，我眼目當中是平等的，絕對沒有說哪個優、哪個劣，沒有。所以印尼大學校長告訴我，我們學校有比較宗教學。我就說這怎麼可以比較？我說比較的話，你一定要比他高，才能比較。你要不如他的話，今天你們的學校的老師、學生，哪個人能比得上釋迦牟尼佛？哪個人能夠超過耶穌、摩西？哪個人能超過穆罕默德？你不能超過，不可以比較！那要怎麼樣？虔誠學習。

不能把他看作那是外教，你就錯了。看成什麼？我們的神，你看在基督教他怎麼講法？他教那些人他怎麼個教法？我們的神在阿拉伯，你看他怎麼教法？然後你就曉得神的那種智慧，你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你看他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程度，這是應以什麼身他變什麼身，應以什麼法教，用什麼方法。所以佛法講沒有定法，沒有一定的形相，沒有定法。我說你這樣子多看、多聽、多學習，你才會融會貫通！我這些話說的時候，他們都很歡喜，都很歡喜聽。我說我能講《古蘭經》，我也能講《新舊約》。

張先生：確實，不但他們歡喜，我聽了也很歡喜。因為我以前

在學佛的過程中，也有個糊塗的認識，好像是學佛的就是正道，然後不是佛教徒的就是歪門邪道，所以也有個糊塗認識。聽法師講，不是這樣的。

淨空法師：邪道是違背倫理道德，那是邪道，譬如說教你殺人放火，這個絕對不是真神。你看無論哪個宗教經典，決定沒有叫你殺人的。殺人決定是罪惡，偷盜決定是罪惡，姦淫決定是罪惡，不講信用決定是罪惡。這是基本的戒條，哪個宗教經典都一樣。

張先生：是教育。

淨空法師：對，都是教育，我肯定所有宗教都是神聖的教育，現在講的是社會教育，所有宗教都是。所以我跟他們講，我們有宗教的儀式，儀式是一種習慣，流傳下來的，它也是一種禮節、儀規，但是教育一定不能夠疏忽。你看釋迦牟尼佛教學四十九年；耶穌教學是最少，三年，他是被人害死了，要不然他的時間也一定很長；穆罕默德二十七年，統統都在教學。他不教學，他對社會就沒有貢獻。所謂說救苦救難，幫助眾生，幫助眾生要教他覺悟，要教他明白，要教他真正做個好人，不要做壞人。這真的，因果報應，哪個宗教都有！

伊斯蘭教講兩世因果，他講現在這一世，來生有天堂、有地獄。我去讀他的經，我告訴他，還是三世因果。他說怎麼三世因果？我說你們經上，伊斯蘭教有六個基本的信條，裡面有一條「信前定」。那前定是誰定的？如果你說是（他們稱上帝稱真主）真主定的，那真主不是太不公平了？定這個人讓他享福，定那個人讓他受罪，講不通！你說我們這個世間人，貧富貴賤、吉凶禍福，那就太不平了，上帝很不公平，上帝有私心。上帝要是有私心的話，跟我們人有什麼兩樣？但是它裡面講信前定，這個話就解決了。前定是你前世造的善，你這一生享福；你前世造的不善，那你這一生要受苦

。

張先生：三世因果。

淨空法師：對，這才講得通。我說我看你那個信前定，上帝是很公平的，上帝沒有私心。所以說你這一生當中你行善，你會上天堂；你造惡，你會下地獄。天堂、地獄是後世，是這一生定的；我們這一生的吉凶禍福是前定的。前定，前一定有，一定有善惡的行為，才能講得通，要不然怎麼講得通？這樣你對上帝就沒有懷疑，上帝真是大公無私，你說是不是？你就好好的去斷惡修善，也不要去巴結上帝，巴結不上的。

張先生：不要賄賂。

淨空法師：不要賄賂，他不會接受的。

張先生：所以宗教的教育，比普通教育要高級得多，三世因果的教育。

淨空法師：不錯，三世因果。

張先生：這一點中國因為一些歷史的原因，確實是沒有了，有些基本上是滅亡了。最近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比較歡喜的消息，下個月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這麼多年以後，第一次辦一個世界性的佛教論壇，這個法師肯定是知道。

淨空法師：對，我接受邀請。

張先生：佛教論壇，葉小文局長也表了態，說佛教參與世俗的事務是一件好事。一些大德、宗教研究學者、教授，他們也提出來，佛教的因果教育，是對道德倫理的恢復，以及和諧社會，它也會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法師從這方面給我們一點開示。

淨空法師：中國傳統教育裡頭就重視因果，這也是五千年的歷史，重視因果。它確實有因、有果，在歷史上記錄下來就很多，絕對不是迷信，有輪迴、有因果。在西方，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是七

十年代，好像美國的凱西，美國凱西死的時候是在二次大戰那時候。他是美國，也是現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個預言家，他的預言東西我看過，實際上現在人很難相信，但是他是真的。他是靈鬼附身，這在佛經上講的有，靈鬼附身，他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他的能力能夠顯示出來，都在睡眠當中，所以他是個睡眠的預言家。他睡在那個地方之後，睡眠了，你問他，他就會答覆你，用錄音機把它錄下來，然後再作成紀錄。

他的案例非常完整，他一生一共有一萬四千多個案例。現在他有個圖書館，全世界很多人去研究他的東西。奇奇怪怪的病痛，他給你找出原因，找出原因多半都牽涉到前世。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全世界的人，無論是哪個人，你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無論大事、小事，絕對沒有一個事情是突發的、是沒有前因的，他說沒有；再小的事都跟前世的因扯上。這就是我們中國諺語講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你今天吃了幾粒米，喝了多少滴水，都是前定的，這個意思是相同的。中國這些記錄非常之豐富，中國人在古時候很少不相信因果的。

我在這麼多年講經我也常講，中國傳統的教育內容包括有四種，一個是倫理，一個是道德，一個是因果，一個是宗教。雖然那個時候不講宗教，但是宗教的事實都在，至少中國自古以來，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先，那就是宗教教育。所以它這四個教育都有。家庭家教，從小的時候這四個統統有。以後上學在學校，中國是私人辦的私塾，私塾裡也是這四個教育。社會教育，你看古時候社會教育，我們中國社會教育非常發達，就是說唱、戲劇、歌舞，裡面統統講的忠孝節義，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看中國人表演的不就是這些嗎？所以中國教育雖然不發達，鄉下人沒有念過書，他懂得做人，他真懂事。從哪裡來的？從說唱那裡學來的！

你看每逢年過節，或者是迎神賽會，這些都是搭戲台唱戲，社會教育；不像現在，現在這個娛樂是害人，叫你為非作歹。中國戲劇不是這樣的，自古以來，現在講文藝表演，文藝表演都遵守孔夫子的一句話做為最高指導原則，「思無邪」，孔子說的。就是你無論做哪一樣，你不要引導別人有邪念，這是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幾千年來，在文藝中它就變成社會教育，廣大的社會教育。而且受到群眾普遍的歡迎，真的是好東西，影響很大。

張先生：確實，從剛才法師講的，廣義的宗教是從咱們的堯帝，堯帝開始，那個時候就是宗教，有所宗者而教。儒教，實際上儒學也是一種宗教。

淨空法師：不，儒學是繼承中國傳統的，這真是一脈相傳，是繼承的。所以以後儒家就是代表，孔孟真是繼承了這個傳統。

張先生：現在中國教育進入了一個比較關鍵的時期，老法師也一直在關注。因為我這個年齡，我是在中國出生的，在中國讀書的時候，確實我們是只看分數，跟分數無關的一切我們很少學，老實講是這樣的；下一代人，現在我們看也是這個樣子。這導致我們現在變成不看書，看錢，讀書的時候看學分，不讀書的時候光盯著錢，所以道德倫理就出現問題，這幾年很嚴重。

淨空法師：對，現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你看三十年前湯恩比博士，他是英國歷史哲學家，世界上非常有聲望的、有地位的學者。他在三十年前，池田大作（日本人）到倫敦去訪問他，跟他談了十天，這個談話的記錄寫成一本書。這本書我是最近才看到，一位朋友送來給我的，我以為是他在日本訪問的時候的談話；結果沒想到，書上記載他是在倫敦，我這才曉得。談話的內容非常廣泛，社會上各個方面的問題都談到。

它裡面最重要提示我們，我們現在這個地球上到了最嚴重的危

機，就是人只知道貪婪。如果這個貪心不能夠回過頭，不能夠克制的話，他說人類恐怕過不了二十一世紀；就是說在二十一世紀之內，人類會在這個地球上消失。這個消失，我們現在看災難太多了，這裡頭可能就會有小三災，核武戰爭，人類會在地球上消滅；消滅之後就是從頭來起，地球要從頭來起。這就是西方宗教家講的，宗教的經典裡講的世界末日，這是很可怕的現象。但是這個現象能不能挽救？答案是肯定的，那就靠教育。聯合國開了三十多年會，我參加過五次，我就了解不能解決，武力不能解決，開會不能解決。要教，要辦學才能解決，就是你一定還是要把倫理、道德、因果、宗教這四種東西融合在一起教化眾生，可以避免這個災難，比什麼都重要。好，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到了，我們休息十分鐘。

張先生：謝謝法師。

淨空法師：大家請坐。

張先生：法師、各位大家好。剛才聽了法師一席話，很受啟發，增長了不少智慧。我在新加坡三年的時間，感受到了新加坡相比其他國家來講，應該說是國泰民安。其中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我到了新加坡以後感觸最深的。所以想請法師在治國平天下這個方面，宗教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給我們一點開示。

淨空法師：宗教的任務就是教化眾生，幫助一切眾生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跟人的關係，人跟自然環境的關係，人跟天地鬼神的關係。一般人不相信有天地鬼神，我們換句話說，科學家講的不同維次空間，那就是人與不同維次空間生物的關係。這個他聽得進去，換個名詞就聽得進去，實際上是一樁事情，我們過去習慣叫天地鬼神。關係明白了，然後怎樣能夠相處、能夠和睦、能夠融洽，把自己境界不斷向上提升。這就是宗教教育的目的。

它對於現實人生著重在因果，著重在倫理。懂得倫理，再知道

因果教育，人起心動念他會收斂，他不會做壞事。我們從小，就我這個年齡，我是一九二七年出生的，一九三六年離開家。離開家，我記得那個時候我虛歲十歲，離開家鄉，以後就沒有回去，所以是離開家鄉七十年。我們那個地方是桐城派的地盤，明清時代文風鼎盛。桐城派的據點就是三個小城，桐城、舒城、廬江，就這三個小城。這三個小城距離都很近，現在講距離大概二十多公里，我們從前五十里路，中國以前講的中國里，五十里路，現在就是二十幾公里。所以很近，這三個城市，這是桐城派地區，文風盛，鄉下人都念書，私塾到處都是，我就沾那麼一點光。我弟弟小我六歲，他就沒受到，他就完全不知道。所有基礎教育是要從根紮。

中國的教育，我跟外國人談的時候，說到教育，在全世界，中國人最有經驗。中國人有五千年傳統教育的歷史，有五千年的智慧，有五千年的方法，有五千年的效果，這世界上沒有的。中國的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從胎教開始，母親懷孕。因為知道做母親的人，她的情緒、她的念頭、她那些動作對胎兒都有影響。所以我們在《史記》裡面看到周朝開國，文王的母親叫太任，懷孕的時候是「目不視惡色」，眼睛凡是不好看的東西不看，會影響胎兒，「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就是粗魯的話都不說，影響小孩。你看做母親就那麼樣謹慎，這十個月。小孩出生下來之後，他眼睛睜開他會看，他耳朵還會聽。雖然他很小，他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大人在他面前的言談舉止，他都落了印象，我們現在講落在腦海當中。那個記憶永恆不滅，所謂是先入為主，中國人常講的，幼兒的時候，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你看湯恩比他就提到，他說教育最重要是在五歲之前；中國不是在五歲之前，懷孕的時候就開始了，這是外國人都想不到的，中國教育是這樣的。所以中國有句話說，「三歲看八十，七歲看終身

」，這個話有道理。你如果不懂得中國的東西，這個話胡說八道，這根據什麼？根據從胎兒教的。這三年的根紮下去之後，就是三歲小孩他有能力辨別是非，哪是對的、哪是錯的，他有能力辨別，他會向對的那個路走，那個不對的他不會走。就像我們今天叫社會的染污，他有免疫力，他有這個能力他不接受染污。所以教育是從小、從嬰兒，不是長大，三歲都來不及了，三歲他已經被污染三年了。我們中國傳統教育丟掉也不過就是一世紀，這一百年才丟掉的；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農村裡都重視。

中國人民為什麼會這麼好、這麼善良？現在是變壞了。以前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善良？教出來的！他教的就是倫理，倫理是教你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外面環境的關係，就教這個。道德是教你怎麼樣做人，五倫八德，八德是道德，教你做人，你應該要怎樣做人。因果，就講果報，因果教育懂得之後，人沒有貪心，人縱然遭遇到很困難，不怨天，不尤人，他心平氣和。為什麼？我過去造的因不好，我這一生應該受這個果報。你說發財，不會羨慕別人，人家發財是過去世修的好因；我今生窮困，我沒有修因。他不會去羨慕別人，也不會去用壞方法去賺錢，賺不到。在因果教育裡面講，所以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你命裡面該有多少財富，是注定的，到時候它自然會來，你用不著操心。

香港的李嘉誠，我也跟他見過面，他有個老師，陳朗，好像是前年過世的，這個老先生跟我很熟，那時候八十多歲，他是李嘉誠的顧問。我跟李嘉誠認識，是他陪我，我們一道去做了一次訪問。陳朗告訴我，他說李嘉誠剛剛起家的時候是三十歲，那時候剛剛出來做生意，就碰到他。他會看相、看風水、算命，他搞這個的，四川人，很有一套。他就問李嘉誠，他說你希望將來有多少財富你就很滿足。李嘉誠說我有三千萬就滿足了。陳老先生告訴他，不止，

他那時候就跟他說，你將來是香港首富。

張先生：那個時候就講。

淨空法師：對，命裡有的，他所講的命裡有的。所以以後李嘉誠就等於請他做顧問一樣，大小事情都向他請教，他也是學道、學佛。所以發財，你真正要求財，你命裡沒有的，你求到的，那是真求到的；你命裡有的，你求到的那都不算。所謂說「佛氏門中，有求必應」，它有原理、有方法，如理如法，命裡沒有也能求到，你要懂得這個道理。財富是怎麼來的？財富的因是你前生喜歡修財布施，你肯拿財富去幫助別人，你幫助得多，你命裡頭財庫就多，財命就大；你布施得少，那你就少；你過去沒有修布施，很吝嗇，你這一生就窮困，你沒有財富，就是財庫裡頭空空的，你沒有。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就健康長壽，佛經上講得透徹。過去生中修這三種布施，你才有這三種果報；如果過去生中沒有，你什麼都沒有。

我的命裡就沒有，從小人家給我算命，我這一生貧賤，貧是沒有財富，賤是沒有地位，什麼都沒有，財庫空空，而且又短命，這都是真的。你看《了凡四訓》，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的，每年照他算的完全正確，一絲毫差錯都沒有，所以二十年他心定了。為什麼？打妄想沒用處，你求不到，全是命裡定的。你懂得這個道理，還有貪官嗎？沒有！貪來都是命裡有的；命裡沒有，貪也貪不到。我命裡頭沒有財，我去做小偷，馬上就被警察抓去了；能偷來的還是命裡有的，你說這冤枉不冤枉？所以懂得這個道理的人，才曉得「君子樂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這是什麼？他不懂因果教育。懂因果教育，無論在處什麼環境，不尤人，不怨天，他心永遠是定的。

所以我在這個狀況之下，以後是聽到人家，原先我對於宗教不

怎麼樣相信的，做學生的時代，少年的時候接觸過伊斯蘭教、接觸過基督教。他們有教堂，星期天去聽聽道，有的時候聽了還覺得滿有道理的，那是小學生的時候。對佛教就非常反對，因為佛教沒有講經的，只有看到什麼？念經超度，為死人服務的，所以對佛教的印象非常壞，根本不能夠接觸的。我對佛教，你說哪個法師要是把佛教介紹給我，幾乎都不可能。我有一點辯才，死的我能把它說成活的，這個法師辯不過我，你輸了你就不行。

我到台灣去之後，對哲學很愛好，很想學哲學，就找到方東美先生，這是中國在台灣是第一個哲學家，大哲學家，世界有名的。他是桐城人，就是桐城派的後代，所以我就找到他，跟他學哲學，他把佛經哲學傳給我。我對佛經哲學，我覺得很奇怪，就楞住了，佛經哪來的哲學？他說你不知道，他說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這個佛是他把我領入門，我才知道佛教裡頭有這麼多好東西。他告訴我，他說你真正要搞佛教的時候，不要去找和尚。我說那怎麼辦？他說你要找經典，好東西在經典裡頭。我這才明白，以後逛寺廟就是專門去看它有沒有經書，要找經書看。所以那個東西在那裡頭，這是接引我入佛門。

入佛門之後，當年還有一位老居士，朱鏡宙老居士，那個時候他六十九歲，我才二十六歲。他給我一本《了凡四訓》，我把這個書拿回去之後，好像是在不到兩個月，我看了三十遍，我看了深受感動。袁了凡的毛病我全都犯，全都有，他還有點好處，我都沒有，怎麼比也比不上人家。以後他有辦法能夠扭轉自己的命運，他遇到雲谷禪師，雲谷禪師給他一番開示，非常好，就是怎麼樣你把自己命運扭轉過來。所以我就開始學，開始學了凡先生那套理論、那套方法，斷惡修善。知道自己命裡頭沒有財，點點滴滴的布施。

布施，這是章嘉大師教給我的，我頭一天跟他見面，第一次跟

出家人見面，就是見章嘉大師。也是第一次見面，我就提出一個問題，我說我現在知道佛教好，方先生告訴我的。不是方先生，別人不行，你心目當中最敬佩的，最佩服的人，那就沒有話說，他介紹的。我知道好處，有什麼方法能叫我很快就契入？他聽到問這個問題，這問題確實是個大問題，他眼睛看著我，看了半個小時，一句話不說。他看我，我看他，我們就在他那小會客室裡頭就這麼對看，這是個教學方法。為什麼？必須讓你全部精神貫注，你定下來了，給你說才有用處，你一生都不會忘記；心浮氣躁學不到東西。

所以，現在學校學生很糟糕，中國的學校我不知道，外國大學我清楚，我去上過課。心浮氣躁，哪能學到東西？一點定力都沒有，十五分鐘之後就不行了，就沉不住氣了。所以學校的老師上課就十五分鐘，後面就講笑話，就聊天、講笑話，這是悲哀，這怎麼得了！高等教育要走向這個路子，世界末日愈想愈可怕，愈想愈可能。

我從《了凡四訓》了解因果教育之後，我問章嘉大師。章嘉大師那樣攝受，我才知道中國古人有一套本事，教人的本事，一定叫你到整個心情定下來才跟你說話。半個小時，我們聚精會神等他，等他說話，等聽他的教誨，等了半個鐘點說了一個字，「有」。

張先生：有？

淨空法師：我問他有沒有方法契入？有，說了個有字，說個有字後他又不說話。當然我們的耳朵都豎起來，很專心在聽他老人家的，這次時間短，大概就是四、五分鐘，四、五分鐘給我講六個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講的語氣很慢，一個字一個字，這樣斬釘截鐵，你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還是沉不住氣，沒他那功夫，我聽了之後，看得破，放得下，有一點懂。我就向他老人家請教，從哪裡下手？我們的速度很快，大概總是回答你的話至少是五分鐘，都

是讓你情緒定下來，「布施」。

第一次見面有兩個小時，談的話只有十幾句，都在定中，所以是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的這樣的人。真的，以後學佛之後，佛家講「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他真的是在定中。以後我親近李老師，李老師跟他認識，他非常佩服，他說這個老人是在定中，行住坐臥都在定中。這就是頭一天他告訴我的。我跟他告辭，他送我到門口，拍著我的肩膀，他那個時候是六十五歲，拍著我的肩膀告訴我，我今天給你講六個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

我們就真聽話、真照幹！布施，我們那時候窮困的不得了，他就講，一塊、二塊總有！對，這可以，行，真做。譬如說人家放生，我們拿一塊錢隨喜，拿兩塊錢去印經，就真幹。幹到六年，真有感應。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佛教教育這麼好，沒有人去搞，很可惜。我不知道那是無所謂，我知道的時候這個東西應該要作，因為我在台灣沒有家累，一個人，我可以把一切都放下，專心搞這個。有這麼好的老師來指導，很難得，我想應該走這個路子。所以就有預感，好像是一、二個月之前就有預感。我那時候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經教，我就跟同學們說，我說我出家的緣可能會成熟。

出家是章嘉大師教給我的，我這一行是章嘉大師給我安排的。我說將來做什麼好？他說你還是出家，走講經路子好，是他指導我的。我說出家到哪裡去？他說你不要找師父。我說不找師父怎麼行？他說你找師父，人家不收你，你不是很難過？我說是！沒錯。他說求感應，到時候求佛菩薩，讓師父來找你。還有這種事情？果然沒錯。我那時候想，他們問我大概什麼時候？我說不會超過半年。結果兩個月之後，台北就有個法師來找我，一個月當中找了我九次。我說劉備找諸葛亮三次，他找我九次。我才把這個事情向李老師報告，李老師很驚訝，他說怎麼人家找你你就去？我說不，他找了

我九次，他很誠心，我就答應他。

你看這個因緣，受戒什麼統統都有預感。所以寺廟來找我，我就會提出條件，我不做經懺佛事，我不做法會，我說我要研究經教。請我講經我可以，我走這個路子，我不搞別的。那時候我出家是一文錢都沒有，但是我每個月要到台中住一個星期，我的老師在那裡，我說往返路費，常住要給我。什麼條件都答應。所以我這個出家很特殊。

張先生：有千里馬，還要有伯樂。

淨空法師：所以出家之後就是教學，出家之後就是教佛學院，就講經。出家到現在四十八年，三十三歲出家的，四十八年，講經教學四十八年沒中斷。從學佛開始，二十六歲開始，今年是五十五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沒有出家之前，我喜歡讀書，在學校也是的，在學校念書還是有一點天分，記憶力、理解力都很強，所以學校的課程就很簡單。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圖書館看些東西，所以常識非常豐富。學校課程我就是聽課很專心，從來不複習，聽完之後書就放旁邊，考試之前十分鐘去翻一翻，肯定及格。

所以我的老師對我也很頭痛，因為我不要名次，我只要六十分，年年及格就好了。我的考試交卷一定是第一個，我一算，大概算到六十七、八分，我就交卷。為什麼？怕錯的時候還扣兩分，絕對可以拿到六十分，總是第一個交卷。我在學校也很出名就是，對課程不用功。我跟校長就講過，這個東西所學非所用，你學這個東西就是換文憑，到社會能起什麼用處？我不如圖書館多看一點東西，我有很多的知識、常識，將來在社會可以用上。所以課外的東西是我主修的，課內是敷衍的。

張先生：學有用的。

淨空法師：學有用的，沒有用的，我不浪費時間在那邊。

張先生：法師剛才實際上用自己的一生的出家的因緣給我們開示了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您回答的比較活，這要在定中。

淨空法師：宗教，一定要知道它是教育。所以我接觸，方老師介紹給我的時候，我們就肯定佛陀教育。佛陀教育是我最先提出來的，我說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因為中國人喜歡簡單，自古以來他不喜歡囉嗦，所以就用佛教。我說現在佛教被社會大眾產生誤會，必須不得已再加兩個字在裡面，就是佛陀教育。我在台灣有個基金會，我就用佛陀教育，「佛陀教育基金會」；我這個地方也是，「佛陀教育協會」。名不正則言不順，原來名字是很好，但是年代太久了，大家產生誤會。所以一定要很鮮明的標出來，佛教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這一點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有一年在美國邁阿密，那邊同修請我去講經，原本定的是講《地藏經》。因為時間不長，只有七、八天，所以講《地藏經》大意，在邁阿密。那個地方也很奇怪，是什麼怪人都有，美國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到那邊去，臨時去，一看聽眾有很多當地美國人，我說這個很難得，給我翻譯的居士也很不錯，他的翻譯能力很強。我說這樣，我們要照顧這些外國人，我們把題目換掉，我們講「認識佛教」。就把「佛教是什麼」用了八天的時間，一天兩個小時跟他講。以後他們從錄音帶記下來，就印了這本書。

張先生：我拜讀過，這本書很好。

淨空法師：就是在那裡講的，針對他們講的，告訴他佛教不是宗教。你看我們在一般宗教裡面都是稱神、稱主，我們佛教沒有。我們稱釋迦牟尼為本師，本師是老師，本師就是根本的老師，他是創教的，根本的老師，稱本師，我們自稱是弟子。我們跟釋迦牟尼佛的關係是師生的關係，這是教育裡頭才有，宗教裡頭沒有。宗教裡只有神，只有主、奴，或者是父、子，他是這麼稱呼的，天上的

父，你看每個宗教都是，佛教裡頭沒有。湯恩比說得好，湯恩比講佛教是無神論的。

張先生：無神論。

淨空法師：對，佛教是無神論，佛教裡頭沒有神。

張先生：佛菩薩都是人，人修成的。

淨空法師：佛是老師，菩薩是我們的學長，前期的，以前佛的學生，他在我們之先。所以菩薩是學長，我們是學弟，他先學的，我們後學，我們是同一個老師，是這麼個關係。所以你都要搞清楚，在這裡頭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曉得了。你看在佛門，佛教傳到中國來，大的寺院，中國稱叢林，叢林是什麼？就是現在講的佛教大學。方丈住持就是校長，古時候也稱叢林主席，這是校長。你看它底下三個重要的幹部，執事，有首座，首座是管教育的，就是教務長；維那，維那是管秩序的，就是訓導長；監院，監院就是管總務的，總務長。它跟學校的名稱不一樣，稱首座、稱維那、稱監院，實際上現在就是學校的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職責都是一樣的。

張先生：只是那個時候用印度的話來稱呼。

淨空法師：對，用印度話。稱和尚，和尚是什麼？和尚就是親教師，和尚對誰說？就是校長，他主持教育的，這個人才能稱和尚。其他的教授，教授就稱阿闍梨，阿闍梨也是印度話，翻成中國的意思叫軌範師，就是他的行為可以做我的榜樣，可以做我的模範。這些你都了解之後，你才了解佛教是什麼！今天佛教為死人服務，這個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我那時候，年輕剛出家沒有多久，我曾經向道安老法師，他是湖南人，也非常好，那時候他在台灣辦個大專佛學講座，他請我去做總主講，我們就比較接近。

我就向他請教這個問題，我說佛教為什麼會做這些法會、做經

懺佛事？他就跟我說，他說想必這個事情是從唐玄宗開元年間，因為那時候安祿山造反，郭子儀平定之後，玄宗在每個戰場（主要的戰場）都建個寺廟，叫開元寺。現在還有開元寺，就從這兒來的。他說那個時候就等於說請這些高僧大德追悼死難的軍民，就是追悼、紀念，國家做了這麼一件事情。國家一做，民間老人過去的時候，也就請法師來誦經祝福，大概從這兒開始的。在那時候很少，沒想到現在把這個當作主要的；對於研究經教、依教修行這個事情都變了質。這樣想想也有道理，他講的事情也有道理，就是這麼樣的開端的，開端之後，到現在大家把經教捨棄掉。

不過在從前，這樁事情印光法師在《文鈔》裡講得很多，在從前出家很不容易，要考試的，考試最後那一關是皇帝。考試，在普通的學科要達到進士的水平，很難！古時候它三個學位，秀才、舉人、進士是學位的名稱，就是現在講的學士、碩士、博士。進士是最高的，要達到那個水平，還要考佛學。你考取了之後，最後面試是皇帝，皇帝面試，同意之後他才文憑發給你，那個文憑叫度牒。你有這個文憑，不管天下哪個寺廟，他不管你，你到哪個寺廟去跟那個和尚出家，人家一定先看度牒；你沒有度牒，你要是剃度，那是犯了國法。

張先生：這麼嚴！

淨空法師：嚴格，為什麼？皇帝他懂得，你出了家，你是代替我教化老百姓，所以你有資格做我的老師，所謂帝王師。所以那個時候出家，出家人地位高，你在地方上，地方首長、文武百官沒有不尊敬的，他真有道德、真有學問。所以寺廟的和尚，無形當中都變成政府的顧問。你看像什麼刺史、縣令有些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他就到山上去找和尚，向他請教；他真能解決問題，他真的有東西。

度牒是清朝順治皇帝廢棄的。在我們想像當中，順治的背景我不太清楚，可能是遭遇到有相當的困難，他不是放棄王位，出家了嗎？順治出家。如果要拿度牒的話，他糟糕，他出不了家，肯定出不了家。所以我想像中，一定是為了這些，他就把這個廢止。廢止，就是不管什麼人，不要度牒就可以出家了，所以他出家也沒有人知道，我想是這樣。這是私心，但是這個私心後遺症可麻煩了。在康熙、雍正、乾隆這三朝還不錯，出家人水平都很高，所以很多人才出來。

但是以後就逐漸往下降，降到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印光大師那個時代，印光大師他說十個出家人幾乎有八、九個都不認識字。那怎麼行？他懂得什麼？對於通達教理的、真正修行的、弘法利生的，愈來愈少，這是佛門的悲哀。所以他對順治皇帝是很不原諒他的，《文鈔》裡面講得很多。他做了這樁錯事，在當時是有利，沒有想到後世，沒有想到對以後的影響。我就想到這一點，印光法師講是很有道理，那現在怎麼樣把水平提高？就是辦學校。

我想了很多年，希望國家能夠辦一所宗教大學，宗教可以團結，宗教大學。宗教大學裡每個教是一個學院，將來都是這裡畢業生，都是同一個學校的不同科系、不同院系，宗教能團結，而且把水平全部帶上來。不是宗教大學畢業的不能出家，我就想出這麼個點子。我這個主意跟趙樸老談過，趙樸老談得很高興。我說中國這些寺廟都是幾千年的，你看哪一塊磚頭、瓦塊都有千百年的歷史。這個現在把它開放觀光，乾脆所有寺廟統統做為觀光旅遊，給國家帶來一筆大收入。而且可以做機會教育，來觀光的人，我給你介紹什麼是菩薩，讓你正知正見，這是教化眾生。你繳了學費，我也不給你白回去，是不是！真正宗教的道場，一個就夠。交通方便，哪裡要那麼多寺院道場！一個宗派一個就夠了。

這個就像外國的大學城，你們到外國去看看的大學城。一個宗就選擇一個好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建道場。建道場，不要建宮殿式的，宮殿式那是古代的，古代的學校，照皇宮的方式建的。現在就是建大學，就照學校的那個方式來做，裡面分兩個部分，一個是修行的，一個是研究的；就是說一個是學院，一個是學會。修行的，寺院庵堂這個名稱都不要了，因為人家會搞亂，那是迷信。修行的地方就是學會，進來是會員，學會；教學的是學院，譬如說我們淨土宗，淨宗學院、淨宗學會。一個大學城有兩個部分，有修行的、有研究的，這樣來培養人才。像天台的，天台學院、天台學會，禪宗的，禪學院、禪學會。趙樸老很喜歡，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我們兩個聊了四個小時，談了四個小時，非常高興。可惜他年歲太大，那時候還沒有現在這麼開放。

張先生：時機可能也是很重要。

淨空法師：是不錯，所以這個很重要。

張先生：因為中國現在這次機會，下個月搞這個大活動，實際上從我們這些旁觀者來看的話，他們也是在致力於就是說恢復一些傳統的教育。就是說也亟待於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就是怕亂了。

淨空法師：宗教確實都是教育。

張先生：對，所以，以您這樣一個設計的話，相信是很完善，就是說不至於亂，從教義、培養人才，這個方面來下手。

淨空法師：十個宗派建十個大道場，對於整個國家宗教來說，辦一個宗教大學。

張先生：這個很重要，這次回去還要講，您到那邊還要講，可能機緣成熟了。如果按照您的設想，確實是一件大功德事情。我也注意到老法師最近在極力弘揚地獄變相圖。

淨空法師：對，因果教育。

張先生：因果教育，這方面也聽過您一些精采的開示。

淨空法師：我到底還是受老教育，還受了一點點，沾上一點邊。小時候，這都是在九歲之前，九歲之前在家鄉，我母親，這是很小的時候，總是一年會到城隍廟去燒幾次香，我們都跟著去。我們的家鄉的城隍廟被軍隊毀掉的，毀掉那個時候正好我在城裡。我們家鄉在鄉下，過年的時候到外婆家裡去住，去玩了幾天，城隍廟被軍隊毀掉了。那個城隍廟我們去過很多次，城隍廟裡面的教學就是閻王殿，十殿閻王，閻王殿。我們那個閻王殿是泥塑的，塑得好，塑得栩栩如生。我們到那裡去燒香的時候，母親就會告訴我，幹什麼壞事，你看就受這個報應，印象非常深。所以這影響一生，起心動念不敢做壞事，就想到閻王殿，就想到那個很恐怖的現相。所以有這麼一個原因。

地獄變相圖，這也就是靈媒，城隍附身，附在人身上來找我。他說他是廬江縣的城隍，我們不能相信，我就問他我小時候一些事情，他都能說出來。我就很驚訝，我小時候的事情只有我母親知道，我弟弟都不知道，他太小了。他都曉得！我就問他，我說你找我有什麼事情？他說我城隍廟被毀，你清楚嗎？我說那個我知道，那一天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而且真的，冬天下雪，城隍搬家，雪地上有印子，有車、有馬，還有很多犯罪的人的腳鐐印子都有。這個事我們家鄉各個都知道，老人都曉得，他真的搬走了，搬到哪裡去我們不曉得。三天之前搬家，三天之後廟被毀掉。我說這個事情我知道，我印象很深刻，我記得是有這麼回事情。家鄉老人很多，老年人都知道這個事情。

我說那怎麼樣？他說希望我幫他恢復城隍廟。我說這個不太可能，這是國家政策，我跟你建個廟是沒有問題，但國家政策不許可，佛教寺院可以能夠興起來，神廟不太可能。他以後又想了半天，

他說閻王殿太重要了。我說那個我知道。他說能不能把閻王殿恢復？他說會救很多人。我就想閻王殿怎麼做法？我說在寺廟裡面，我們搞一套浮雕，福建惠安的浮雕，雕得好，我們雕一套十殿閻王放在寺廟牆壁上。他最後想了想，他說那不如畫畫好。我說這個好，畫畫就更容易。他說你要把它畫出來，十殿閻王畫出來，畫出來之後要多印，送給全世界，全世界希望每個道場都有一張，他說這個能夠勸很多人。我說這個我懂得，這是他建議的。

以後想到這個事情，就想到我們有個同學，也是一起學佛的，他是個畫家，也是李老師的學生。我就打電話問他，跟他商量畫地獄變相圖。他說從前老師提過這個問題，老師叫我畫一幅地獄變相圖，畫一幅極樂世界圖。我說是！我也有這個意思，老師囑咐你了，我在這裡催他。他說好。於是這樣就開始畫起來。畫的時候我提供他一些材料，難得，一年畫成功。你看這個圖高六十六公分，長五十米，很長的一幅畫，五十米，一年完工。我看了之後，我說這是城隍拿著你的手畫的，這不是你自己畫的，城隍拿著你的手畫的。他說他相信，一筆敗筆都沒有，一氣呵成。我們就拿去複印，複印了大概有好幾千張，對全世界贈送。

這次英國女皇，我送她一張。英國女皇送我一個勳銜，我要有個回禮，我就送她一部《龍藏》，送一張地獄變相圖，送一張孔子聖蹟圖，就是孔子一生的故事，也是我同學畫的。送這三樣東西給她，她也很歡喜，我們先電話跟她聯繫。所以地獄變相圖是這麼個因緣，真的是城隍來，不是假的，把東西搞出來。

去年我在北京，我帶了一張縮小的，四分之一縮小的，送給傅鐵老，傅鐵山，人大副院長，他是天主教的總主教，中國天主教的頭。我跟他很談得來，老朋友，非常投機、投緣的，我送給他。我跟他講，我講從前一個城隍廟至少可以抵得一萬個警察。他說不！

十萬個。你說十萬警察，真的，沒有辦法把治安做好。從前一個城隍廟，人常常去的時候，不敢做壞事，做個壞事，提心吊膽，怕報應。你看這個對於治安幫助多大？所以因果教育不能不重視。我在講經常常講，維繫中國五千年的傳統，硬體設施上有三個東西，第一個祠堂，祠堂提倡孝道，倫理；第二個孔廟，孔廟提倡道德，道德教育，祠堂是倫理教育；第三是城隍廟，城隍廟是因果教育。這三樣東西把中國社會安定下來，這三個東西沒有了，問題出來了，現在再多的警察你都治不了。

張先生：確實，這個如果中國能夠早一天恢復的話，這是萬民之幸，國泰民安。

淨空法師：萬民之幸，所以我們現在在此地做「萬姓祖先紀念堂」，在九樓，有沒有看過？

張先生：有，有去看過。

淨空法師：有進去看過。我們這是第一個，現在其他地方也有做了。我們這裡香港寸土寸金，空間受限制太大，所以我們只有那個小地方，牌位就印得很小，利用這種方式。現在中國的姓氏有兩萬兩千多個姓氏，我們現在做出來才一萬一千多個。不過現在中國內部，他們已經整理好了，這些資料很快會送給我，我們要重新去做。兩萬兩千個姓氏，這是個大團結，民族大團結。

湯恩比他在講話當中，對中國佩服得不得了。他說幾千年來這麼大的國家，從劉邦統一一直到今天，都維持統一的局面。他是講世界將來要統一，世界統一誰有資格？中國人有資格。他說他有經驗，他有智慧，他有資格，他這個方法好。他的想法就是將來世界要成立一個聯邦，就是一個國家，整個世界是一個國家。現在每個國家就等於說是一個附屬，就像美國的合眾國這樣的形式。所以說世界變成一個國家的時候，他說人類就不會消滅。為什麼？就不會

有戰爭，是一個國家。現在的國家都是地方政府，全世界統一。全世界統一，他說就只有中國人，不是歐洲人，也不是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他說肯定是中國人。

張先生：天下大同。

淨空法師：對，天下大同，所以他跟日本人，跟池田談，他說日本人早晚一定要跟中國、跟韓國、跟越南合作，他說你們這四個國家都是從中國文化的根生出來的。這四個國家團結起來，力量很大，肯定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大團結，說得很有道理。

張先生：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

淨空法師：對，不錯，但是決定要把中國文化趕緊復興起來。所以我參加國際會議，我覺得這個會議是浪費人力、財力、物力，不值得，收不到效果。一定要什麼？一定要做實驗，所以我在家鄉廬江辦了一個文化教育中心，做實驗。這個小鎮去做實驗區，小鎮有十六個村莊，有一個鎮公所，居民有四萬八千人。四萬八千人統統學《弟子規》，統統學儒家這個東西，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統統都要教。雖然時間很短，我們才三個月的時間，收到很好的效果。很多人到那裡去參觀，他說到那裡去看，果然不一樣，完全不相同，很多人都受感動。我就想再繼續做上三個月，我就會邀馬哈迪去參觀。我那天在印尼跟瓦西德談這個事情，瓦西德很激動，他說我要去。他要組團來參訪，而且他還要派人來學習。這個東西向其他國家一推動，影響都能夠影響到世界去了。尤其是馬哈迪，他做了二十二年首相，影響力很大。時間到了是嗎？

張先生：功德無量。

淨空法師：好，時間過得很快。

張先生：我們新加坡大型系列電視篇，「世界宗教五千年攝制委員會」，請老法師做永久名譽主席。

淨空法師：謝謝，你們怎麼是五千年？五千年從哪來的？

張先生：五千年是準備從黃帝開始排起。

淨空法師：從中國。

張先生：中國，就接受您的這有宗為社教，就是教育，是廣義的宗教概念，好，謝謝。

淨空法師：不錯，實際上現在在世界上，宗教歷史最久的是印度教，在新加坡叫興都教。

張先生：這個將來有機會，還要請法師多指導。

淨空法師：那個宗教，現在世界上一般承認它是八千五百年，它自己講是一萬多年。但我們可以相信，印度人不重視歷史，所以他對年代是不講究的，代代相傳，一萬年是可能的。

張先生：等有機會還要再跟法師請教，我們是嫌時間過得太快了。謝謝法師。

淨空法師：好，謝謝。

張先生：阿彌陀佛。